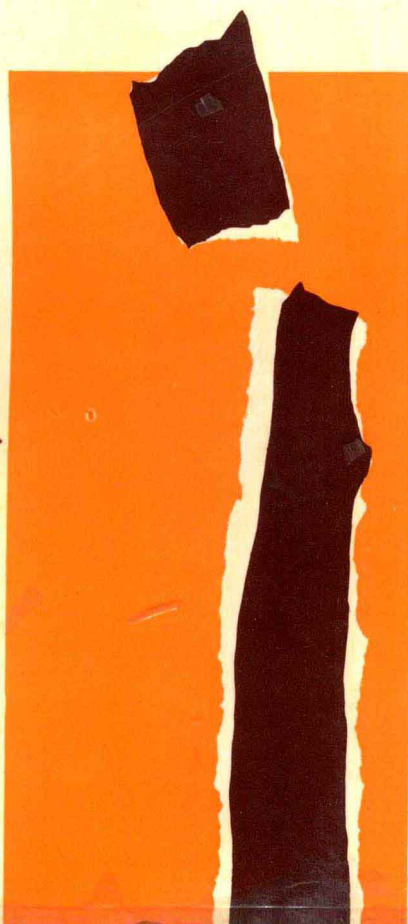


解体与重建

论中国当代美术

刘骁纯



ZHONGGUO DANGDAI MEISHU YANJIU 中国当代美术研究

江苏美术出版社

刘骁纯

解体与重建——论中国当代美术

江苏美术出版社

解体与重建——论中国当代美术

刘骁纯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天成印刷厂印刷

1996年3月第2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42000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7-5344-0319-7

J·320 定价:15.30元

社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电话/3308318 邮编/210009

发行科/南京市湖南路54号

电话/3211554 邮编/210009

编者的话

八十年代初，在担任江苏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期间，我结识了一批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美术批评界的朋友。读他们的学术论文，听他们的学术报告，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角度、方法、语言以及风格各不相同，然而却都有一种良好的学术品格。

他们不是那种“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庸人。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在某些人眼里一文不值，然而确能使文人堂堂正正站立起来的傲骨。我认为，这在权钱对抗戏大出风头的今日，是尤为可贵的。马克思曾经批评庸俗经济学的学者：“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时下，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超利害关系的研究。

他们是从神的怀抱中反叛出来的，大多接受过相当正规和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至今也没有放弃对它的信仰。正如信仰一切科学一样。那不是神灵的启示，也不是经文的教条，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多年来，社会科学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令我们高山仰止。然而，长期的仰视往往使我们失去了在常人面前

惯有的苛刻和怀疑，泯灭了我们与之平等对话的需求和欲望。他们较早地摆脱了久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惰性。对任何来自权威和大师们的言旨，不愿盲目附和，往往执拗地发问或提出异议。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有这样一段质问：“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基于此，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最需要的不是谆谆教导，也不是点头称是，而是平等的对话。当然，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要由我们共同去营造。

近十年来，学者们竞相挣脱“政治代替一切，压倒一切”，“文艺从属于政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唯政治化思维的羁绊，深入艺术本体，探究其发展的脉络与规律，为文艺批判和建构扫除障碍。《中国当代美术研究》这一系列汇集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它既没有为读者提供绝对的真理，也不存在变革中国艺术的灵丹妙方，有些见解还难免偏颇。然而，他们讲真话，叙真情，求真知。于是，就能助你了解和认知我国的艺术现状，为你思索和探求提供一份素材，也为尔后的学人积累一部较为翔实的史料。人生有期，探求无涯，期望在作者、编者和出版发行者通力合作下，使这一套系列图书连续不断地出下去，展示新情况，

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学术成果奉献给读者。

历史上很多文艺高峰期总是有正确先进的理论在前面清道和奠基。然而理论要成为先进和正确的，就不能只是实践的“副本”和“解说词”，要对实践具有“超前”的性质和预测未来的功能。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愿作者朋友们在上述方面不断有所作为，并依据实践的新发展，检验以往的理论，修正某些不正确或已过时的己见，不断进行自我扬弃。

至此，我想重提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这段话作为结束语：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索 菲

自序

百年来,古老而又灿烂的中国美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换型时期。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在荒野上艰苦卓绝地探寻着中国艺术现代重振的道路。八十年代中后期空前剧烈的动荡和冲突,意味着在前辈艺术家穿越了几道门坎之后,我们又摸到了一扇沉重而又巨大的石门,解读大门上的复杂密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任务。本书所做的解读尝试,不待言只能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它是八十年代特别是近两三年的一个沉思记录,其中多数文章发表过,有的则属首刊。对于旧文中的一部分,编书时在尊重原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必要的删修,以求更简练准确地表达本意。

思想在碰撞中发展。若有商榷,诚乃快事。

作者

1992.5.13

目 次

自 序

一、历史的进程

- 从确认自身到解体自身 (1)
- 人妖同体的现代艺术 (9)
- 形态的变迁和自主化的进程 (14)
- 新象征论 (33)

二、困惑的时代与时代的困惑

- 关于油画的民族集团优势 (41)
- 从两大取向看油画 (47)
- 四大语系与中国油画 (52)
- 强聚焦的现实 (60)
- 新写实浪潮的勃兴 (64)
- 困惑的时代与时代的困惑 (67)
- 模仿 借鉴 创造 (94)

三、前瞻和回顾

- 写实水墨画的前瞻和回顾 (101)
- 阳光感和年画味 (109)

《血衣》与形象思维的飞跃 (121)

杨力舟和王迎春的路 (133)

马振声和现实主义 (147)

自自然然 (165)

四、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三足鼎立的“中国画”坛 (170)

吴冠中与林风眠 (172)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189)

通神与求魂 (200)

点的大千世界 (207)

写意与表现 (213)

文人画的巨大辐射力 (217)

力求古人神髓 (220)

“新文人画”的当前处境和未来命运 (221)

路在无路处 (228)

关于“古意” (231)

建立当代品评 (234)

五、峡谷与机遇

文化与美术·破坏与建设 (238)

峡谷与机遇 (251)

创立新规范 (254)

- 离开“前卫”寻找“切入” (261)
- 在古老传统中展示现代时空观念 (267)
- 民间传统的现代蜕变 (276)
- 媒介物质的自觉 (288)
- 分宗上轨和学者素养 (292)
- 设计——未来的艺术女神 (298)

六、多元与互补

- 群贤办报 (303)
- 社会主义美术的多元趋势 (304)
- 吞两极而取其中 (306)
- 教化艺术的地位 (308)
- 军事画可以出巨匠 (310)
- 革命历史画和军事画展望 (311)
- 青年运动之潮 (313)
- 再谈青年艺术新潮 (314)
- 需要严肃的幽默 (315)
- 十字路口的贺大田 (317)
- 转盘与达达 (319)
- 思潮与修养 (320)
- 不伦不类 (321)
- 他们会成为未来的大师吗? (323)
- 雨花石与抽象绘画 (325)

说“定位”	(327)
“反传统”与逆向继承	(328)
延续与开拓	(330)
我对《中国美术报》的反思	(331)
溶彩画书信谈	(343)
矛盾中的栗宪庭	(345)
批评不应简单化	(349)
低谷中的建设	(353)
《解体与重建——论中国当代美术》	
篇目脱稿期及发表情况一览表	(360)

一、历史的进程

从确认自身到解体自身

从形态看美术史的进程

艺术史是形式不断演化的历史。从局部看，是内容的不断转换造成了形式的不断演化，但从整体看，艺术演化的根本动因却不在寄主而在自身。艺术来到人间本非为了艺术，而艺术因子一旦降临，其确认自身、走向自主的历程也就开始了。在艺术自我确证的每个转折时期，它都要挣脱旧内容的束缚去寻找新内容，一旦各方面条件成熟，新寄主粉墨登场，形式和内容便会发生同步性的革命，从而将艺术自我确证的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艺术的解体。

因此可以这样说：艺术史就是艺术确认自身并解体自身的历史。

从实用到象征

在原始时代的绝大部分进程中无所谓艺术与非艺术，那些被误称为艺术的造型，实为记事、巫用和装饰的混沌体。恰恰是一种实用的需要，激活了人类最原始的仿生造型的冲动。显意识的实用需要和潜意识的仿生冲动，催生了原始的仿生图纹和仿生器形。而仿生造型的诞生，则意味着艺术母胎的形成。

图腾形象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渡。它仍未摆脱记事、巫用、装饰混一的实用性，但大大强化了人类群体精神的象征性，它引发了青铜时代的象征艺术。

青铜划破了原始鸿蒙，迎来的则是文明的鸿蒙。艺术因子摆脱过重的物质功利的负荷，是以不断加重精神功利的负荷为代价的。一方面，原始仿生造型被分化为以符号构成为本形的文字、以几何构成为本形的装饰和以仿生构成为本形的鸿蒙艺术，从而减轻了青铜时代艺术的物质负担；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原始的巫术观念、图腾观念，并在原始观念之上又担起了奴隶宗法观念的超重负。

巫术观念、图腾观念越是强化，神秘的不可知力量对人类的精神压力也就越是巨大；而宗法观念越是强化，奴隶主征服一切、压服一切的精神魄力也就越是巨大。征服与被征服两股巨大力量的矛盾冲突，激发出了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产生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后世再也不可能企及的艺术中

的崇高。现代人创造的任何巨大的工程，其艺术的崇高力度都远远不能与埃及王陵艺术、玛雅人祭坛、甚至中国小小的商周青铜礼器相比。

艺术求助新寄主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精神地位，同时它也牺牲了原始的天真的仿生冲动，仿生冲动在新寄主的高度强权的重压下，发生了巨大的重组和变异，转变为极度森严、威慑、神秘、可怖的精神象征符号。

从象征到叙事

带着浓重的蒙昧色彩的青铜文明必然要为更先进的文明所取代，一场天崩地陷的大革命在所难免。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革带来了艺术的解放，艺术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桎梏，青铜礼器上出现了生动活泼的仿生装饰热，它和飞动的荆楚浪漫漆饰，共同启发了汉魏的叙事艺术。中国大概早在原始时代就潜伏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因此精神一旦解放，汉魏人便创造了远古文明最灿烂的浪漫艺术。

早于中国，欧洲发生了类似意义的艺术革命。古埃及的正面律一经打破，希腊艺术便径直向写实的方向走去。欧洲人大概早在原始时代就有着比东方人更强烈的仿生冲动，以致希腊人完全不理睬裸体人物与几何形建筑的不“适合”，硬是将写实人体嵌入了大殿的装饰带，从而创造了远古文明最灿烂的写实人体艺术和著名的“模仿说”。

伴随这一革命的另一重大事件是艺术品的真正独立。或者是因为史料失传淹没了真相，或者史实本来如此，欧洲是“架上”雕塑率先诞生，中国是“架上”绘画率先诞生。中国

绘画独立的早期萌芽可以一直上追到殷商时代武丁画像寻人的记载，晚周和西汉帛画虽属陵墓用品而非架上绘画，但却透露了绘画独立的信息，而晋人顾恺之的手卷，则已是名符其实的独立绘画了。独立，即艺术从物质或精神的实用物品上剥离下来，成为可以自由移动的室内陈设或观赏品。这是艺术确认自身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后来的一切过程均不可能实现。

自告别原始混沌以后，显意识的表意需要和潜意识的模仿冲动，便构成了造型艺术本体意义上的最基本的矛盾，文明艺术史就是双方不断冲突、关系不断调整，并不断演化形态结构的历史。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模仿与创造、再现与表现、具象与抽象等等，都围绕这一基本矛盾展开。当表意从以威慑的方式“使民知神奸”转向以教化的方式“明劝戒、著升沉”以后，模仿方式也从重组变异的精神符号转化为浪漫或现实的比较写实的形象。无论是希腊、罗马的众神和帝王，还是中国的画像石或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图》、《洛神赋》，都在以生动直观的形象讲述着天上和人间、过去和现在的“有意义”的故事。

或许因为中国为象征艺术在陵墓和宫门前留了一个永久性的位置，叙事艺术革命成功后便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复辟。或许因为希腊艺术极端写实而不留余地，中世纪便全局性地复归到了保留叙事色彩的象征，以致要靠文艺复兴的二次革命才完成了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历史性对接，并最终宣告了革命的完成。

从叙事到传神

在叙事艺术中，叙事是转译政治、宗教、伦理观念的手段，而形象则是手段的手段。然而威严的精神象征符号一旦让位给生动直观的叙事，模仿冲动和感觉联想就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而形象越是活跃，它和叙事的矛盾也就越是尖锐，这种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形象冲决叙事的拦洪坝而宣告独立。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论是形象在叙事牢笼中为自身自由的呐喊，而《蒙娜丽莎》则意味着形象的完全独立。叙事为形象砸碎了符号象征的手铐，而扔掉手铐的形象反身又挣脱了叙事的脚镣。叙事在这里简直是烧香引鬼。

西方是以人物形象的独立为先导，而中国则早在千年前便以山水独立为先导爆发了革命。六朝山水画只有文献可考而无实迹可察，现知的最早实迹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宋以后山水终成中国绘画之大宗。

如果说叙事艺术与象征艺术的分化是艺术自主化进程中的第一个大岔道，这里则出现了第二个大岔道：叙事艺术与传神艺术的大分化。它意味着艺术不再是政治、神话、历史、生活事件的插图，意味着形象从手段升格为本体，意味着形象本身的审美内涵的自觉。这是一次质的大飞跃。

从传神到写意

象征与叙事艺术在集体表意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形象的独立宣告了这道壁垒的崩陷。形象独立彻底揭开了再现与表现的矛盾，它直接导致了为人代言和自我抒发、社会主体与

个人主体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引发了群体与个体的拉锯战。这种矛盾反映到形象内部，又形成了形、神、意、景、情、趣的尖锐冲突。一方面，东西方艺术都出现了为形所役的手艺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传神抒情论在东西方应运而生。

这种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写意艺术的诞生，并同时宣告了艺术家的独立。这里出现了第三个大岔道：神作为形和意的中介唤醒了意，意一旦自觉便宣告独立而与传神艺术分道扬镳。

早在山水画独立的六朝，“迁想妙得”、“畅神”、“六法”诸论就极力强调了神的主观方面，唐张璪、王维、王墨则开了写意艺术之先河，宋苏轼的“象外”、“意气”、非“形似”论，以及梁楷、二米的实践将写意艺术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当中国写意文人画迈了一千年的方步以后，欧洲印象、后印象主义掀起了写意革命的狂飙，后经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发挥而不断发展。

至此，艺术完成了意象——具象——意象的轮回，以集体意象始，以个体意象终，宣告了艺术自我确认过程的终结。写意艺术，则是艺术自主化的最高阶段。

从写意到抽象

写意艺术唤醒了光、色、点、线、面、体自身的意味和表现力，而这些被误称为“外形式”的怪物一旦觉醒，它的第一个革命对象就是它的恩人写意艺术——打碎遗存的仿生形象的桎梏，抛弃最后的仿生残痕。于是“外形式”从手段升格为形象自身。历史进入了第四个大岔道，抽象艺术和